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五

問答

晉問

韓曰公晉人實以克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實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其為文可謂工矣補注晁无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有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

反晉問亦大益故
時君薄事役而隆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童曰公子武陵吳人 先生晉人也 童曰公河東人 晉之故
宜知之 故下一有封字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
封太行掎之 韓曰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孫曰漢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掎謂掎角也○掎舉綺切 首陽起之 韓曰首陽山在河東蒲版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黃河迤之 韓曰黃河之源出自崑崙薄於河晉地益當河之曲也文云迤邪行也○迤移爾切說 大陸靡之 孫曰書大陸既作漢地理志在鉅鹿縣北澤名也韓曰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大陸亦在此則此

澤當在二州之界也 靡釋文云靡曼也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童曰呀張口也○呀虛加切 景霍汾澮 孫曰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注曰景大也景霍謂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汾河涑澮四水名 以經其墝 張曰說文墝城下田也○墝如緣切 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 孫曰晉侯之國 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童曰撐袁柱也拒捍也○撐袁柱抽庚切拒音巨 聲岈鬱怒 童曰聲語不入也岈山深貌○岈五交切 有焉字 若熊羆之咆 熊音雄羆音卑咆音庖嘷也 虎豹之嘷 音豪 終古而不去攫搏齊 張曰攫持也 縛切 當者夫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 孫曰若泰山之壓累卵○就一作輒

振振業業覷閞蹀戶張曰覷伺視也蹀蹈也○覷七慮切蹀達協切惕若僕妾
其按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戲之翔舞戲余專切與虧
同洫水之容與張曰洫說文云瘠洫也釋文逆流而上洫音曲以稼則碩以植
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
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黃河見上注出乎無門行乎無垠
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孫曰匈奴單于在晉之西衝奔太華韓曰太華即華
岳也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童曰混音渾潰胡對切散也潰濁糜沸
張曰潰湧也音汾又房吻切黿鼉詭怪童曰黿似鼈而大鼉水蟲力至猛能攻陷河岸○黿音元

鼉徒河切于汩汩騰倒駃越張曰駃馬足疾貌音決委洎涯涘童曰涯音俟呀呷欿納童曰呀張口也呷吸呷也欿大歠也○呀虛加切呷迄甲切欿呼合切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撼鴿于嶮張曰撼搖也戶感切鴿字諸韻無之一本作頷釋云頤下也音憾嶮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泙洞踏者童曰湍水激有聲泙亦水鳴聲○湍披明切泙白明切與泙通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貢韓曰轤船前刺櫂處軸船後施柁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軸轤二字皆當從舟音逐盧橦檣之所御童曰檣船桅也音牆橦傳江切鱗川林壑隮雲遁雨瞬目

而下者韓曰瞬搖目也音舜榛榛沄沄榛音蓁一本作溱音同沄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孫曰史記晉公二十六年左氏子犯曰若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也此晉人之藉也藉或作籍云籍記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太鹵之金孫曰太鹵太原晉陽縣○鹵音魯棠谿之工韓曰棠谿屬蔡州孫曰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火化水

淬 童曰淬滅火取内切 器備以充為棘 童曰棘兵車長二丈 為鍛 孫曰長子曰鍛音殺 為鈞為鏑 童曰矢金鏃為三字 為鏷 孫曰說文云鏷箭羽曰鏷太白兵象也 徵蓐收 孫曰昭二十九年左氏少昊氏之子曰該為蓐收西方之神 召招搖 孫曰招搖北斗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即招搖也韓曰晉志招搖主胡兵 伏蚩尤 孫曰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蚩尤彗星韓曰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肅肅褷褷 山宜切一本作祁祁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

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洁洁弈弈淋淋滌滌童曰淋以水沃也滌洒也○縈音營淋音林滌音迪

者膽掉徒弔切目出寒液童曰液淚也

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鑠式灼切跕墜飛鳥

韓曰漢書飛鳶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跕都牒切又它協切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猱曰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角也者以為疾也膠也者以為和也巫人為甲犀甲七屬兕角六屬○屬音注

乃使跟超掖夾之倫童曰跟足踵音根夾音挾

者張曰瞰遠視也若瀹切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韓曰

讋失氣言也竇涉切技擊節制孫曰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節制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兔胃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寧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韓曰僖二十八年左氏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孫曰僖二年左氏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晉地名生良馬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牝牡（童曰牝進也音詭）溶溶沄沄輷輷轔轔（輷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黃或蒼或醇或騧（張曰騧雜也莫江切）黲然而陰（童曰黲黑色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張曰躓跲也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它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童曰源槁水竭）迴食野赭（張曰赭赤色音者）浴川盪浪嘖震播灑（韓曰嘖鼓鼻也普悶切灑字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悅（韓曰惝怳狂貌上盧兩切本作敞下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鷸厲怒者人

搏決然全躍全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駿霧鬣駿祖紅切鬣音獵
扶蹙童曰斲斫也音燭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
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鬌倪結切鬬目相馴聚溲更
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下爾沼切仰乳俯
齕童曰齕齧也下沒切蟻雜螽集童曰螽蝗也音終喈喈渠渠韓曰上林賦滔渠鼎沸注謂水激也○渠七立切喈音秋即由切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
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羣以筍息孫曰見僖二年穀梁傳
御以王良孫曰哀二年左氏郵良曰我兩剸將絕吾能止之上我御之上也超以范鞅孫曰

襄二十三年左氏㓂逆魏舒請縣乘持帶遂超乘軒以欒鍼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楔公以出於淖韓已上四公皆晉之臣○欒音鸞鍼音鈐以佃以戎獸獲敵

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韓曰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姑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孫曰周禮仲冬斬陽木寒氣凝成外凋

內貞瀋液不行 孫曰左氏猶拾瀋也說文瀋汁也液津液也○瀋音審液音亦 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嶸屹之杪顛 韓曰嶸屹山銳貌杪說文云木標末也即枝上端○嶸祖丸切屹五官切杪音眇漱泉源之淦潛 童曰淦沈也潛水回貌○淦古南切潛音營 根紋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填層谿 童曰柿削木札樸也陳楚謂積為柿音肺古廢切 丁丁登登 韓曰詩曰伐木丁丁○丁側更切 硍硍棱棱 韓曰說文硍石聲一曰硍硍堅也棱四方木也○硍呂唐切棱盧登切 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瀰

瀹洶洶薆薆韓曰說文洶湧水聲○洶許拱切薆呼肱切若霈若崩若蟜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嶪捎殺嶪音戛摧崒块圠韓曰崒山峻貌块塵也圠山曲也孫曰賈誼賦块圠無垠○崒作没昨律二切块烏朗切扎音軋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孫曰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鶤鵾鸛鶴韓曰爾雅雞三尺為鶤鵾也鸛鶴似鵾而巢樹者為白鸛小鸛鶴曲頸為黑鸛說文鸛禿鵾東通謂之鶴○四字音昆灌秋倉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孫曰釋文貙劉也似狸能捕獸豻胡地犬也○貙勅俱切豻音岸奔觸驩慄伏無所入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

孫曰魯頌是斷是度○斷音短 捐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 童曰肆兀危石也○肆郎計切 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 孫曰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皆不悉出至今猶爾 抵曲鱗蹙匯流雷解 童曰匯水合流音會 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捎拉頹踏 童曰捎摧敗也拉摧也○捎質涉切拉力荅切亦通作搯 捽首軒尾 韓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漢貢禹曰捽草耙土○捽昨沒切 瀕入重淵 童曰瀕大水濛瀕也○瀕胡動切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沿山觸天既渟既

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
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
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 孫曰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
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記
秦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
阿房韓曰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
起又云秦政利觜長距
乃構阿房○房音旁 長樂未央 孫曰漢宮闕名曰長
安有長樂宮未央宮
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 孫曰武帝太初元年起建章
宮在未央宮西昭陽亦殿名 皆
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
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

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虢祁既成諸侯叛之韓曰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虢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杜預注虢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虢音斯字亦作虩祁音巨之切先生曰河魚之大韓曰河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孫曰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羅壅津涯一無羅字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韓曰矢陳也隱五年左氏隱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修綱亘山罩罳罹罹集注詩蓼然罩罩音鄴注罳曲梁也音力久切張衡西京賦曰設罹麗注云魚網音獨鹿按唐韻罹古賣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當音獨鹿

衽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韓曰商山名在商州孫曰商顏商山之顏見張湯傳於是枹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戶郎切拔鯨鰭韓曰鯨大魚鰭脊上骨○鯨巨京切鰭音耆戮白黿韓曰黿似鼉而大○黿音元逐毒螭韓曰螭如龍而黃無角○螭曲知切叱馮夷韓曰清泠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湄搜攬流離攬古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躃擁踴韓曰說文躃人不能行也童曰躃跳也○躃音壁踴音勇以登大歷山之垂韓曰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摧一作崔亦音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韓曰水成文曰漣小波為淪○漣音

連淪音倫摛奇文摛丑知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生絲繫繳音灼亦作繫頡踏而取之踏一作踣莫不脫角裂翼呀嚇甬鬲童曰呀張口嚇怒也亦云口拒人○呀虛加切嚇音赫復就鑊切充鑊力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糅曰雜也又救切具一作甘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魦音沙鱨音常鮪音洧鯉音里鱷音偃鱣音禮魬音防鱮音敘上聲義並見說漁者對智伯注鱨一作鯧音常鱷音一作鮦音細夫固不足乘惡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鳥鹵聞鱣炙之美則掩

鼻蹙額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耆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氏縣屬河中即河中兩池也○猗於宜切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猗曰說文云塍稻中畦又云田五十畝曰畦三十畝曰畹○塍音乘畹音宛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遷漣紛屬遷力紙切漣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釃山宜切又所

紾切交灌互澖韓曰互差互也說文澖生萬物互音護字一作扈互澖音注又音樹若枝若
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脈寫膚浸漊濕滑汨童曰潞漊水貌入切滑戶八切汨音骨又越筆切滑利也○漊即與甲通瀰高掩庳漫平聲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瀺灂霈瀡童曰瀺灂遠貌瀡水聲或曰礙流也○灂伊盈切瀡呼括切偃然成淵滊然成川童曰沆滊大水
貌○滊音芩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漮音鹿甘鹵密起童曰鹵鹹水孕靈富媼孫曰漢禮樂志后土為毋故稱媼○媼烏皓切不愛其美孫曰禮記地不愛其寶無聲無形熛結迅

詭孫曰說文燬火飛也甲逢切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冪冪童曰皛明也胡了胡灼二切冪音覓一作幕幕奮債離析童曰債僅也方問切鍛圭椎辟孫曰鍛小冶圭辟皆言鹽之狀○鍛丁貫切椎音槌眩轉的皪縣眩音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滅一作瀲冰裂雹碎龍窡增益龍窡山貌張曰上林賦上格孔下子孔切大者印纍孫曰漢書印何纍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張曰坻水渚音墀又典禮切坳者如垔曰晶燈熠煜晶曰積燈羊入切煜耀也音育螢駭電走亘步集衰簿佚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潔乎狂山太白之淋懸圃之巍巍孫曰懸圃在崑崙上○巍音危皦乎潔乎狂山太白之淋

滮 孫曰滮白也滮大水貌太白山名在扶風○滮古了切滮弋治切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驫羸牛馬之運 羸與騾同 西出秦隴南過樊鄧 韓曰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 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 孫曰書潤下作鹹 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孫曰征稅也 其賚天下也 賚利也 與海分功 孫曰與海鹽分功也 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 孫曰成七年左氏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說文鹽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十六里 豈謂是耶雖然

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孫曰賈生過秦論曰囊括四海括結囊也曹衛解裂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卒齊秦救之狐突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齊宋免矣文公於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楚必救之則孫曰僖三十年晉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定周于溫韓曰僖二十四年周襄王辟昭叔之難居於鄭

地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迎王于鄭四月王入於王城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 韓曰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齊盟踐土 孫曰僖二十八年五月會侯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 低昂玉帛天子特焉以有諸侯諸侯特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 孫曰謂朝聘之事也 公侯大夫策文焉 孫曰文九年左氏宋人以文馬百乘贖華元於鄭注云文馬畫馬為文 馳軒

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庭之堂九几之室孫曰周禮宮中度以几堂上度以庭庭八尺几三尺也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饔餼牢諸侯乘禽日九十雙饔餼九牢子男乘禽日五十雙饔餼五牢孫曰周禮掌客諸侯之禮上公禮十年左氏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注云嘉樂鐘磬宴有庭實孫曰莊二十二年左氏庭實旅百乘禽日七十雙饔餼七牢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孫曰謂賦詩以見志登降好賦孫曰釋文賞勤勤功曰勞賄貨賄也犧象畢出張曰犧象皆樽名○犧素何切犒勞贈賄童曰犒勞賄賂○勞郎到切賄呼罪切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韓曰戎兵車也鐘鼓丁寧孫曰宣四年左氏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注云丁寧鉦也以討不恭車

埒萬乘張曰埒伴也音劣辛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孫曰平立之會八月辛未治兵建而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不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補注取孟子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意摟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畏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

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韓曰三河河東河南河中府蒲版縣舜所都絳州夏縣禹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曲阜縣禹所都河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都耳孫曰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孫曰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韓曰平陽今之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孫曰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型土塯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為之○型音刑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孫曰書曰允恭克讓故其人至於今善讓

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
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于今
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於今憂思
而畏禍孫曰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
化補注易繫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晏本去裳字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
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
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一有凡字夫儉
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張曰分謂分守

也○分扶問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孫曰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韓曰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為郴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當是到永後作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蓋與為戚生平嚮
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
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
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
英 童曰翹高也 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礨恢張 孫曰漢書鮑宣傳朝臣無有大儒魁壘之士魁壘壯貌也 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
魁口賄切礨音磊張一作能 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
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

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狼音郎狽音貝僇音戮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憯夫屈伸去就張曰憯不明也毋亘切又莫紅切總二切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二衣字上去聲下如字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誚才肖切追逃切吾縲囚也韓曰論語注縲黑索也倫

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韓曰躓跲也音致與蹶通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弁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張曰嚄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嚄唶多言也唐韻嚄大喚也唶子夜切嘆聲也又側伯切大

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趫趙批千咨切趙千余切批蒲結切捩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沈剖徵窮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音僻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鉗其廉切耗眊室惑童曰眊目少精也音冒抶異探怪抶挑也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孫曰眩十二年左氏恤恤乎攸乎注攸懸危貌恤憂患也辛自斨賊斨與戕同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張曰睢仰目盱張目○睢翬規切盱匀于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豎立也音樹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孳童曰撇匹蔑切正作擎擊也離疏空虛竊

聽道塗顓嘗蒙愚 顓與專同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 噓一作嘔 轇轕三光 轇曰轇轕長貌一曰雜亂也 ○二字音交葛 曰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巃嵸澖培塿漅滛 童曰博雅培塿家也左氏襄二十四年云部婁無松栢即培塿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漅滛水貌 ○培薄口切塿郎斗切滛于入切七立切滛丑入切培字或作峗 塊入 塊於朗切 固不足以攄摭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褒以罪惡纏以羈縶 上居宜切下陟立切 客從而擠之 擠排也戕子計切 不亦忍乎且夫白義

騄耳之得康莊也孫曰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
驥釋言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義字晏本作蟻史記作犧
服驊騮而右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聲登清廟也孫曰國語有
六間无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中呂四間
林鍾五間南呂六間應鍾
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哇咬
孫曰史記李斯曰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
真秦之聲也鳴鳴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聲○咬五巧
切哇於佳切又烏瓜切
不入里耳孫曰莊子大聲
不入於里耳
西子毛嬙之蹈後
宮也孫曰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孫曰列女傳
無鹽齊女
蛟龍之騰

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名水蟲
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重曰倜他歷切儻他黨切不羈也用智能
顯功烈而麼耶連蹇重曰麼細也目眛切連蹇盧蹇切顛頡披靡固其所
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
也知其不可而逮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
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脩兮禹益之憂兮能者
任而愚者休兮躓躓蓬轟韓詩云蓬草○躓音仙蓬徒弔切樂
吾囚兮吾一作夫文墨之彬彬音申作申一本作邠足以舒吾愁兮已

乎已乎曷之永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韓曰亦永州未召時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谿之上谿上聚

讌老壯齒（孫曰讌黑而黃色音黎）十有一人謀足以進（童曰謀起也山六切）

列植以慶（孫曰莊子壞植散羣植行列也音值）辛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

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

東祠璧浮圖（張曰說文璧人不能行也○璧於益切亦書作躄）中廢病頹之駒

童曰廢馬合音究
穎寫曩切駒音拘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
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
嚴且優游闢浮圖有師道少而病闢日愈以劇居東祠
十年扶服輿曳孫曰扶服與匍匐同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一無殊字
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
無所師童曰倀倀無見貌音良切又獨立也音棖
師盥濯之童曰盥濯澡也盥古緩切古玩切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藁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孫曰詩以引以翼

蹙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一本作入一人作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硿然大耳（硿苦東戶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屏立擯辱擊頓異甚（擊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中丞來莅吾邦（孫汝中丞崔公來莅永州）屏棄羣駟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或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已焚庫狹○焚蒲囘切（童曰巴焚地名）無可當

吾刺史者於是衆葦駒上堅燥土大廡下張曰廡堂下周屋音武薦之席縻之絲浴則蚤鬋孫曰禮記秉髦馬不蚤鬋蚤謂除爪也鬋謂鬋鬣也韓曰蚤音爪鬋子淺切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刮惡除洟刮古刹切笙以雕胡孫曰笙竹名菰雕胡草名菰也○笙音生胜秣以香萁童曰萁豆莖○秣音末萁音基錯貝鱗纕張曰纕馬腹帶音襄鑾金文羈絡以和鈴孫曰左氏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和在衡鈴在旂纓以朱綏韓曰綏纓也儒佳切纓音嬰或膏其鬣音獵或劘其脽韓曰劘削也音尻也音誰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廖平聲脽

幢旗前羅韓曰說文幢旌旗屬周禮鳥隼為旗○幢傳江切旗音與杠蓋後隨童曰杠旗

竽音江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億 震奮遨嬉遨音敖 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韓曰公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郢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 足軼疾風張曰軼車相過也○軼徒結切又音逸 鼻知膻香膻户逮切與羶同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蹙足涎顙之猶有遺也張曰涎口液夕連切 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

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唱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童曰丱束髮也古患切）排厠鱗征一位輒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丑郢切）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闢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釂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六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入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為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為柳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乎厚作天說以折退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

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蘇重曰按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又一說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有殼曰果無殼曰蓏○蓏音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童曰說文癰腫也瘍頭瘡贅謂贅肉瘻頸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癰音邕瘍音陽疣音尤贅朱芮切瘻音漏痔丈里切蟲生之木朽

而蝎中 張曰蝎音曷木虫者 草腐而螢飛 腐爛也音輔 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穢之 齧倪結切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 張曰墾耕治也音懇 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 窾空也音款 而又穴為偃溲 重曰偃涸也溺謂之溲音蒐○偃一作匽 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 劉曰燔爇也音煩燧音遂 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戰居延切）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情醉切）倖倖衝衝（倖音
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
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
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有之字下一字）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
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
亦大矣宁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
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為之元氣寒而暑
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
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天地大果蓏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
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禍者自功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
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
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佹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益

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
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
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
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藪樹陰而斂敫防害用濡禁焚
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研鉛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

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鼎鑊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寞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

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
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
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
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
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
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
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
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

施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施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始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徵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于茂木飲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於華壤飽於饘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黮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漢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
數彼無形者乎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
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
用也恒資乎有必依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
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
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
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

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曰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麤麤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

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巡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而引天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鷤鴂說

黃曰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睚風逆氣瀰漫宇內仁人君子為之慟哭故已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

塞雁之嘆猶或相乳鞫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柳子從之而為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有激而云韓曰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

○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跋焉縱之童曰浮圖之跋塔之最高處○跋丘

弭去智二切 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張曰翮羽莖也下革反是固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轂卩穀古候切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攫字下一有搏字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
切 煦蒸也吁遏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
況羽勾于三
徒令夫梟鵂晦于晝而神於夜
撮蚤察毫末而不見丘山○梟堅堯切鵂音休 張曰梟不孝鳥鵂惽雅云怪鵂也莊子鵂鵂夜
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猶牆而走
走 孫曰在民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
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鵂其立趯然
趯跳也音逖
嘉然
韓曰嘉皮骨相雜聲孫曰在子嘉然響然○嘉呼虢切 莊
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

得也孰若鶴者吾願從之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補注曰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朝音潮下同其儀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

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孫曰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毉襄叔向夕（韓曰國語平公射鴆不死使毉襄捣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毉内毉襄名也聞之夕至於朝也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祈父從右尹子革夕（孫曰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闕正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

閒止予我也

夕省事也 趙文子謦其椽張老夕 韓曰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謦之張老夕焉而見之謦盧紅切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 韓曰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而汪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反滑切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韓曰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益即今之給事中云 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孫曰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以三采可知謦語天子大采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慤天刑 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是矣 一無其類字 又加祀焉益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

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考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韓曰公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其烈如是黃曰昔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于蛇柳子在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 猱曰白章謂白文也 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 猱曰腊謂乾也 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 童曰踠曲脚也足疾也瘻頸腫也一曰久創癘疫也○攣閒緣切踠音宛又

殄遠切痍音漏瘍音羸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蠚之乎若汝也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孫曰汪然涕貌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鬻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慼殫其地之出（殫盡也音單）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踣僵也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夜切）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隳突乎南北（隳突他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施施民反謹食之食音飤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益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馬

禡說

黃曰子貢觀蜡歎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施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說謂名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蟲蝗癘疫可以黜神暴眊昏貪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為出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處人事於不可信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禡音乍或從出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禡

孫曰禡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禮

記曰祰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進有司以問祰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 孫曰唐制祰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余嘗學禮益恩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祰乃通 韓曰禮記八祰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于蜡焉若是古矣纘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饗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誕漫慽悅 誕音但慢莫官切又莫半切慽

盍兩切怳許兩切憾怳驚貌寞寞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字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憾怳寞寞焉不可執取而猶詩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眡乎昏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為耶故其罰

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數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張曰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昆為弘農守峭絜多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穽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江米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刻切八年七旱者補注曰二句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

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謾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黃曰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於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音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亦失之鑿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益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弊○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孫曰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洁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作極一極）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也此以退子路蕭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

有其材以為其桴（一作以為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于謂顧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追）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歟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永誨之道永之賀

公作是說以送然海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奘卑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公反覆論辨有二書見於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孫曰攻牢也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孫曰所以載箱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補注塗謂行於世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

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衆車之說澤
而杼山而侳 重曰考工記凡為輪行澤欲杼行山欲侳
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侳上下等○杼直
呂切上而輕下而軒且曳 韓曰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輕孫
曰輕俯也軒仰也且曳字本易
曳其輪○ 祥而曠左 韓曰禮記祥車曠
輕音致 左注葬之乘車也 革而長轂以戟
孫曰革車謂革車左氏曰長轂九
百注長轂戎車也○轂音穀 巢焉而以望
望敵也成十六年左氏楚子登巢
車以望音師○巢本作轈省 巢 安以愛老
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 韓曰安車
老夫孫曰漢武帝以安車迎 稱曰輜說
文云軿車 輜以蔽內
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 張曰輜
後皆蔽若今庫車○輜音菑 劉曰禮記
武車綏旌 垂綏而以畋

○絞宣佳切 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 韓曰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王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圜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 韓曰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 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 音逐 捐而固者叁 韓曰捐戕也叁當為入才中者也○捐音泫拘玉切叁音爪 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遲不罪乎人者轅 韓曰考工記注謂轅其屬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轅音表 卻暑與雨者蓋 張曰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 敬而可伏者軾 韓曰軾車前橫板隆起也音式 服而制者馬

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孫曰魯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圖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黃曰唐世土風敝甚矣其相戒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次山嫉之欲毀小兒轉圜之器以謂寧方為皂隸不圓為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圖其外者未至愚謂楊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于次山之家

謫龍說

韓曰當在貶謫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煜然舊注瞚目動也光也音葉被緆袠白紋之裏韓曰緆帛青赤色將倠切又側鳩切首步搖之冠滕曰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顩爾怒曰童曰楚詞玉色顩以怡顏又博雅云靦顩色也○顩普名切又普泠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

修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令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儻也
重曰若汝也儻偶也儻郎計切

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
翛音霄

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
因取裴反之化為白龍祠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勃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嵑嶭為宮室童曰嵑嶭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嵑或作嵑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竇與夫草木之儻偶紛羅雕詭剉芒詭披已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

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毀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禍賊僻邪童曰瞽目不明也瞽音務又莫候切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一無恒字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

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如此哉

羆說

晁曰公之為羆說蓋有所指而言○羆音疲

鹿畏貙 韓曰貙獸名說文貙狸能捕獸祭天○貙丑劉也似救俱切 貙畏虎虎畏羆羆孫曰說文羆如熊黃白色 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 韓曰罌瓦罃也音鸎 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

至愈恐則又為罷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
拚搏挽裂而食之 唐曰說文拚持頭髮也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飄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 韓曰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騏驎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左驂益驪而右山之國遂宿焉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為詳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下一作來觀其狀甚怪咸若鴈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狼狽孫曰螳蜋螳螂蟷蠰也南謂之蟷蠰三河之閒謂之螳蜋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駮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重曰帝王世紀伏羲人身牛首女媧蛇身人首神農蜀公蛙切孔子如倛頭孫曰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頭者蒙倛之頭韓曰倛方相也音欺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齕下沒切）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音蟻一本作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俁頭為龍鳳麒麟螳螂蜮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一作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黃曰韓子曰古之聖人有若牛蛇烏喙蒙倛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歎鶴言之為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倛之問終不能有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予厚之於聖人槩之以人而不信其為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七

傳

宋清傳

韓曰公此文在謫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寒有愧於清之為者因託是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孫曰居謂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

易雛童曰雛賣也音售易以豉切 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平履切○一本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倩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

以賒死者千百（賒作賖）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弗）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賤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啓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

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孫曰姓郭號橐駝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眞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闡解牛得養生問鑄金得鑄人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為而作也○橐

音託駝
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韓曰釋文瘻傴疾也○瘻隴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豪下有家字一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韓曰乳化曰孳孳音字又津之切○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

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作亦若子童曰蒔種也音侍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

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哉一作矣）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張曰勖勉也呼玉切）督爾穫蚤繅而緒（韓曰繅謂繹絟為絲。繅蘇曹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輸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

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補注東坡有劉醜厮詩云曰此可名區寄追配椰之莞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猱曰說文男八月齒生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齠齔毀齒也父兄鬻賣鬻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桔之猱曰鉗者以鐵束之桔手械○鉗其

康圻桔姑沃切至有鬚鬣者孫曰鬣長鬚也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之弱者之小也漢官因以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賊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第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羌牧兒也行牧且羌童曰羌稊薪也舊注南越中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謂野市曰墟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墟皆驚童曰我區兒氏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

聞於官壞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剌史顏証奇之（童曰証果卿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剌史觀察使。証音征又之刃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荊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宣可近耶

梓人傳

（韓曰公嵗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設也黃曰王承福朽者而得傳於韓

楊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王人雕琢之為非是何異於梓人謂由我則圮不由我則固不奪於主人之牽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 孫曰名瑾公之婿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欹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 童曰說文隙阬塞也當作隙傷轉作隙去逆切詳注第九卷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 家不居舊斲之器 舊音臼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

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牧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
室其牀缺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
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鬻之梓人左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
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
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宫於堵盈尺而

曲盡其致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孫曰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孫曰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注云驚愕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孫曰徒隸給徭役者鄉師一鄉之長

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其上士又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童曰尚書之文有方伯連率張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為連率連有帥率與帥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孫曰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得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衍能童曰衍行且賣也青縣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不矜名不親小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

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衙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

韓曰听听然笑也庾隱切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諜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圮壞也部部邳切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
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孑然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
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
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曰童

周禮考工記之文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昌黎白謂歌詩類李白而未其名狂士也其所褒可知黃曰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藺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佞諛之辭有藺氏所不為半僧穉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諛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逮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靴韓眼空四海而李赤以惑於妖鬼以世為涸以涸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游者有姻

焉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
妹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
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
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猱曰經縊也脰項也音豆）
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
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
書幅而圓封之（童曰卧不闔口曰幅音蝠展又左展女箭二切）又為書博封之
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

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孫曰史記趙簡子夢游鈞天廣樂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

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叶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陌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閒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

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補注東坡有李木集亦詩并題後云

頻蛾傳

黃曰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己古人所歎子厚知此其憫王孫則為其腐食自賈也其招海賈則為其以利易生也嗚呼千金以甘溺所以哀零陵之蚋貪重須以至死所以閔頻蛾之蟲戒之深矣然規權逐私卒陷黨籍將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歟孟又曰蠱驕善須愈重而後

起然工于為人故獲養而無害蝡蠉過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韓曰公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

○蝡音須又扶缶切蠉音板

蝡蠉者孫曰蝡蠉兩雅作負版善負小蟲也行過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卬音昂亦作仰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擿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賃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顛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

病矣苟能起又不文曰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也一本有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關

孫曰曹文洽者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違小吏程務挺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言專殺之罪亦作狀自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于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韓曰二公傳諸

本皆闕然葉中有韋通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耶或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七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　孫希旦

謄録監生　臣　金際谷